

社会学家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总第十辑 2005.1

茶座

- 【吴 芳】 一个孔子,两种命运
【胡晓红】 “男女有别”还会走多远?
【刘中一】 从《光棍》一书谈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后果
【张 静】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传统
【刘华杰等】 本辑聚焦: 科学主义论争
【桂 胜】 品味西学——赵万里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黄应全】 温和民族主义的大舞台——奥运会随感录之二
【鞠惠冰】 麦当劳的符号速写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家

第11卷第1期 2014年1月 第11卷第1期

目录

2014年第1期



2014年第1期

目 录

主 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助 理 王 萍
责任编辑 王海玲

【卷首语】

于 一 茶道/1

【茶烟一缕】

吴 芳 一个孔子,两种命运/4

陆 扬 呜呼,俱乐部!/8

傅道彬 放归精神的山林/11

江晓原 我患上了“阅读综合症”!/15

山 也 茶点两枚/19

【社会经纬】

陈蓉霞 “郎旋风”引起的社会理论思考/20

葛剑雄 晚近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及未来展望/27

范丽珠 宗教与现代社会的第二伦理语系/33

刘中一 从《光棍》一书谈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后果/38

胡晓红 “男女有别”还会走多远?/46

刘莫鲜 社会学视野中的“单身”/50

【本辑聚焦:科学主义论争】

刘华杰 科学主义的傲慢与大自然的报复/58

苏贤贵 从社会关系看人与自然的关系/61

田 松 科学主义缺少必要的张力/65

刘 兵 后殖民主义与“反科学”这顶帽子/71

王建军 新世纪的“科学大战”述评/73

【学术沙龙】

安希孟 从自然到历史/81

李远山 回望长安/87

桂 胜 品味西学——赵万里与科学知识社会学/92

张践明 投票悖论：群体选择的理性困境/95

【海客谈瀛】

张 静 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传统/102

黄应全 温和民族主义的大舞台——奥运会随感录之二/105

薛 涌 现代社会中最后的贵族——Augusta 与女权之争/111

田 松 大地非洲之二/115

【夜读漫记】

郭于华 社会学的想像力和使命
——从小说《英特纳雄那儿》想到的/122

刘艳艳 社会记忆与传统反思/128

【众生世相】

鞠惠冰 麦当劳的符号速写/132

赵铁林 黄明芳 一个老妇人的人生记忆(下篇)
——老北京话城南之五/138

蔡 骐 刘维红 虚幻的仿真世界：电视与消费主义/147

【学术资讯】

◇“人脑老鼠”计划震惊美国◇中国如何绕开“拉美化”◇未婚女青年性与生殖健康调查◇中国男人阴柔的现代困境◇象棋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美德的起源◇关于布迪厄的研究新著

封二 田 松/摄影

美丽的非洲姑娘

封三 黄明芳/摄影

风雪夜归人



【卷首语】

茶 道

江南三月，暮春草长。杏花春雨中，独坐虎跑泉边，啜一口用新汲的泉水冲泡的龙井，好像将一湖春意，尽都饮入腹中。问茶博士冲泡龙井的奥秘，答以虎跑泉的水虽好，但关键还是水温，要控制在 80 度左右，过冷过热，都不相宜。如此，才能保持龙井新茶的那一分青葱绿意与清香。

由此联想到邻国日本茶道，不但内蕴深邃，而且包罗万象，不仅养植茶树、采摘茶叶、冲泡茶水有讲究，甚至连打扫茶室也能成为一门艺术。

日本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茶道大师千力休的传说。据说有一次大师让他的孩子打扫茶园。孩子不但把石阶清洗三次，弄得纤尘不染，连地上的枯枝残叶，也统统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可千力休还嫌不够清洁。他的孩子百思不得其解，遂向父亲请益。大师也不答言，慢慢走到园子里的一棵树下，用手轻摇树干，一霎时，地上冉冉落下许许多多金黄的与深红的树叶。这些红黄相间的片片落叶，点缀得满园生意盎然，反而显得比原来更为清洁，更为恬静。他的孩子这才憬然有悟。

虎跑泉的水，千力休的树叶，给茶道灌注的其实是同一种精神，即茶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乃是和谐。而和谐的第一义，则是自然与人文的共生。广而言之，人之道，~~社会茶道~~又何独不然？

于 一

2005 年 4 月 13 日



美丽的非洲姑娘

田松 摄影



风雪夜归人——赵铁林

黄明芳 摄影



一个孔子，

吴芳*

两种命运

韩国电视剧和电影的热播，使中国的观众对身边的这个邻国有了些许感性的认识，剧中风趣幽默的语言，独特的韩国社会文化风情，不但让人耳目一新，同时也使我们对韩国社会的家庭生活有了较多的了解。在那些看似婆婆妈妈、平凡琐碎的生活背后，表现出了现代韩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和生活态度，也揭示出韩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一些平淡朴素的话语也能让观众从中领会到做人的基本道理。要说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大概就是韩国人的恪守传统了。一边是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经济发达，物质生活优越，年轻人时尚前卫；一边却是以前被我们认为是“落伍”的传统家庭伦理习俗，这两个反差如此鲜明的东西，却能在韩国人的生活中融洽并存。

无论从地理意义上还是从人文意义上看，中国和韩国都如此接近。历史上，中国曾居于东亚文明的中心位置，强大的文化辐射力量，使韩国从汉字、民族服装到姓氏等方面，都因袭传承着这些文化。韩国主流文化所推崇的社会价值观也源自孔子的儒家思想。尽管现在有不少韩国人改奉了基督教，但儒教并没有完全丧失其影响，因为它所倡导的那些精神原则，已深深地内化为韩国民众的基本价值观念。

曾被奉为韩国“国教”的儒教在韩国人的精神中占有重要地位。朝鲜王朝自引进儒家思想后，就把儒释道思想与韩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在教育、礼仪、行政管理等方面系统地推行了一整套儒家传统，并以此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对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韩国人把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思想作为约束自己的行为规

* 作者为海南大学政法学院教师。



范,把孝顺长辈、尊老爱幼视为高尚的品德。儒教的基本理念,诸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也已经深深地植根于韩国文化之中。不仅老一代人遵循传统的规范行事,年轻一代也通过父母及长辈们的言传身教,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人把孔子尊为“万师之表”,每年都要举行纪念孔子的大祭。

韩国的教育在传播儒家思想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韩国,教育兴国的理念很早就深入人心。如今韩国已基本扫除文盲,成为世界上读写能力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韩国人对儒学的教育也一直没有放松。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保住儒教的传统地位,以便在现代社会中不失去民族的根,韩国政府与社会从教育入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正式把“儒教的道德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在这一科目中,从“个人生活”、“社会生活”以及“国家生活”三个方面,进行“诚实、节制、创造、深思、宽容、爱家庭、公益精神、团结合作、公正、忠诚国家、继承传统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教育。中学道德伦理教育科目中,分初中“道德”科目和高中“国民伦理”科目。初中“道德”科目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它以家庭内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起点,提倡学生之间相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同时培养学生敬老孝亲的思想。高中的“国民伦理”科目,主要对学生进行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诚”与“敬”的修养以及“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教育。难怪很多西方学者将韩国称做“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

事实证明,这一系统进行的儒家思想教育是成功的。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子如民、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融入了韩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国家发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资源。韩国人不仅一直在用心领会着儒家文化的真谛,而且用行动实践着儒家思想。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韩国也不例外。然而,韩国政府对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尤为重视。他们借鉴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观点,在大量引进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



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漠的弊病,大力倡导儒家的敬业乐群精神。

他们把儒家伦理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旨在提醒人们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要失掉人性的尊严;在利己主义丛生的现代社会不能见利忘义,要保持一种“推己及人”的思想;告诫人们保持传统的家庭伦理,对于实现社会的和谐仍然至关重要。于是我们看到,一面是韩国人敬业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西化的生活方式,另一面是具有儒家色彩的传统家庭伦理。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电视艺术,韩国电视剧所表现出来的人文画卷,可以说正是韩国社会现实的某种反映。这种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所表现出的自尊与自信,不能不令人尊敬。

说来未免惭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然而,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却在邻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并生长得枝繁叶茂,我们对此该作何感想?看到东亚的传统文化由别人来继承,并且发扬光大,我们是该感谢他们呢,还是该感到羞愧?今天的我们,同样也面临着如何发扬传统文化以及保持优秀的传统儒家伦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韩国人把儒家理念与现代生活较好地结合起来的做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韩两国虽然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但表面上的相似已经掩盖不了民族性格的巨大差异,现今两国文化中最主要的价值观也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在 20 世纪中,我们急于蜕去身上所有传统的皮,以便赶紧造就出现代的“新人”,但结果却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今天中年以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儒学抱着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没有做参与者的机会了;他们在生活经验中或者接触不到多少儒家价值,或者接触到的是一些完全歪曲了的东西。”我们在过去所做的,无非就是在历史书上介绍一下孔子,在语文课本中摘几条《论语》。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太漫长,想一下子完全把传统抛弃掉却又不大可能。于是我们看到,在体制中、在民间,儒家的价值观信条仍然在影响着人们,而这其中有些东西恰恰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正因为如此,才有人不断地发出批判传统文化的呼声,也正因此才有人从心理上一直对儒家传统抱有排斥情绪。



其实,从孔子的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思想中,我们是能够发掘出有利于构建现代社会的积极因素的。李光耀先生曾说,中国的文化将不断地发展、演化和适应,以便成功地工业化和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保护和必须保留的是核心价值观。这些核心价值观让中国社会克服了外在的震撼和内在的动荡,并在文明进程持续不断的情况下继往开来……在当下,如何恢复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时代的一个新课题。

曾有报道说韩国准备申报“端午节”为其文化遗产,国人闻之颇为激愤,纷纷表示要坚决捍卫“端午节”的中国身份。我却在想,如果韩国人要申请儒家学说为他们的文化遗产,我们该如何应对?



孔子搬家

[孙乐中]



呜呼，俱乐部！

陆 扬*

一次开会，讨论豪宅、香车和美人究竟是富人及至小资们的专利呢，还是一样为普罗大众，甚至八亿农民梦寐以求？有一位大家尊敬的长者神色凝重地说，你们讲日常生活审美化，说难听点是替富人俱乐部为虎作伥。你们听说过这样的俱乐部吗？一个层层幽闭的山庄，门票十万块钱，进去后享受无所不有，或者交换性伴侣，款爷找女模特，款姐找体院男生，绝对保密，否则当心你的小命。众人鸦雀无声，长者继续说道，我就去过这样的俱乐部，不过我没有买十万块钱的门票。

由此我对俱乐部有了兴趣。读了一些书，发现那是英国人的专利，具体说它是18世纪英国的独到风景。法国小说家龚古尔兄弟说过：“如果两个英国人给扔到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一个俱乐部。”这应是18世纪的故事，到现在已是老生常谈，但今天英国人对俱乐部依然是情有独钟。据传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的一个“伟大业绩”，便是每每走出唐宁街10号，到俱乐部来会老朋友。

18世纪似还不用领情这样文质彬彬的民主做派。18世纪的画像不是当政的内阁首相分身出来，大驾光临俱乐部，反之是潇洒的俱乐部会员大杯豪饮之余，降尊纡贵挤出闲暇，留给了国事。这是英国俱乐部的黄金时代。不求豪华，但求志同道合。男人们的社交生活就是一两周一次，约定相聚在某个咖啡馆或酒吧里。当时全国这样的俱乐部数以千计。俱乐部入会没有后来的势利眼，18世纪的俱乐部贵族气在于精神而不在于血统。比较来看，后来那些所谓精英主义的俱乐部教条，其实是浸染了太多的中产阶级市侩气。所以有人说，就是18世纪的粗声大气、恶俗无聊，也比19世纪的虚情假意的温文来得高雅。

英国的俱乐部生活可以断断续续上溯到中世纪。今人所知的最早的

* 作者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俱乐部在亨利四世时代已经存在,但这些早期的俱乐部大体同酒肆茶楼无异。现代形式的俱乐部生活,则被认为是跟17世纪巧克力和咖啡馆的出现同步盛行。哈贝马斯所珍视的自由新闻的传统,这样来看,很可能是缘起于可可贸易。既然讲究志同道合,倾诉衷肠,不难想见这一时期出现的第一批俱乐部主要就是文学性质。也许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一段文人治国的好时光。特别是在英国这样一个被认为市侩气很足的国家里,文人享有这样的殊荣,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斯威夫特、塞缪尔·约翰生、爱德蒙·伯克,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是俱乐部的常客,他们对社会舆论和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说起来也都是一长串故事。

俱乐部的名称贵在标新立异。据载,18世纪有一家“金跳蚤”俱乐部,每一个会员都有个栩栩如生的绰号。诸如“圣烂醉空谈家”、“圣猎妓高手”、“圣橄榄鱼”,亵渎神圣以至于此。标新立异是理念而不是心血来潮。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丑人俱乐部”,它的会员须经严格测试,非相貌丑恶到极点,让人望风而逃,不足以得到入会许可。事实证明,越是刁钻古怪的名字越能长久,那些气派不凡、华而不实的名字,反倒转眼就寿终正寝。“欺诈(Humbug)”是18世纪英国最有名的恶形恶状俱乐部,“永恒(Everlasting)”本意是要永远存在下去,可是没多久就关门大吉。“俱乐部爱司(Ace of Club)”一心要争伦敦俱乐部之冠,到头来也没有撑满一年。沃顿勋爵1720年开张了一家“地狱火焰”俱乐部,它的菜单包括“地狱火焰酒”、“神鬼饼”、“魔鬼腰子”、“维纳斯胸”,后者是两只小母鸡摆成女人乳房状,点缀上樱桃充当乳头。

当然少不了调情。光顾俱乐部的大多是公子哥儿。在这些俱乐部里,男人衣着女装,披红戴绿,忸怩作态地小口吮吸着杜松子酒,藏在扇子后面吃吃痴笑:“告诉我,温柔的可人儿,你是男孩呢,还是女孩呢?”但是英国18世纪的公子哥儿被认为不光有放浪不羁的一面,比较19世纪的颓废浪荡子形象,他多一分真诚,少一分空洞,他有教养且学识广博,是富有想像力和鉴赏趣味的乡绅,而不是满身铜臭的暴发户。不管他有什么恶形恶状,他是一条汉子。政治、文学、艺术和女人,这就是他的俱乐部世界。

乡绅以及子弟一旦在人数上超出,随着咖啡馆兴盛的文学传统,便



被新的基调所替代。这时候，欧洲大陆过来的一知半解的浪漫主义唱起了主角。酒神和维纳斯崇拜被引入俱乐部生活。纵酒狂欢成为家常便饭。酒吧里泡妞算是过时了，新的时尚是远离喧嚣，在自己的花园和人造山洞里施展身手。会员的周末狂欢，因此多改在私人地产上举行。伦敦的道德恐怕是全欧洲最宽松的。但是这个时代的英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故事？一个原因当是这些俱乐部的“团队精神”，一夫一妻和固定配偶的浪漫已经不合时宜，调情是需要与人一起分享、分析，甚至辩论的。通常的意见是婚姻是两相合适的经济安排，性刺激则在婚姻之外来加以追逐。俱乐部会员交流经验、交换情人由此成为时尚，而且藏有应招妓女的名单，详细记载个人的特点和怪癖。当然只在小圈子里交流。

甚至像本雅明·富兰克林这样的稳重学人，身上也见出他那个时代的特点。在英国时，一位朋友犹豫不定该不该找个情人，富兰克林给他的建议是，婚姻稳定当然是上上策，不过他的朋友一定要找个情人的话，最好别找年轻的处女，找个谨慎的老女人吧，原因是“每一种直立走路的动物，肌肉松弛总是首先见于最高的部位，那是脸面。拿衣被蒙住上身，光看腰带底下的部分，你根本就分辨不出哪个老，哪个年轻。就像黑夜里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享受老女人的肉体快乐至少不比年轻女人差，有时候还更胜一筹呢。”

这是俱乐部的好时光吗？也许。民主、兄弟、公共领域这些光鲜的字眼似乎沉溺在声色感官的醉生梦死里，或许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但是且慢，英国俱乐部的会员里头，我们至少看到了一个首相，一个财政大臣，一个伦敦市长，一个将军，一个牛津教授，好几个内阁部长，以及当时的若干顶尖诗人，还有荷迦兹这位彼时最有名的画家。这就够了。回过头来看，俱乐部在它本土的历史又相似于我们今天哪一种文化产业或者公共空间呢？北京的三里屯吗？那里的喧嚣已是典型的旅游景点。上海的衡山路吗？那地方太小资了一些。或是每一个城市都不缺少的夜总会？肯定首相和市长不会是它的会员。再不就是形形色色的学术和艺术沙龙？那里似乎又太多了些道貌岸然的激愤。

呜呼，俱乐部！



· 茶烟一缕 ·

放归精神的山林

傅道彬*

在哈尔滨的太阳岛上，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虎园。这里饲养了上百头的东北虎，个个体格健壮，生活无忧无虑，因为它们有足够的羊牛鸡鸭等活物作为美餐。可是有关专家在考察了这个虎园之后，竟然不承认那些动物的老虎属性，其理由是这些老虎基本上都是近亲结婚的产物，其品种已大大退化；另外，老虎野外生存的能力也已基本丧失，这些每天需要喂食的庞然大物如果放归山林，很难自己觅食，其命运是可想而知的。老虎是属于自然属于山林的，山林才是它真正的家园。虎性也只有茂密的森林和深山里，才能体现出它仰天一啸山林震动的百兽之王的气派，依靠人工喂养的老虎至多是老虎的一种相似物。这样的结果多少令人失望，可这些老虎如果不属于虎，又算是什么呢？

同样的担忧也体现在精神领域里。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颇有影响的教授不无担忧地说：“我们的学者正被圈养起来，与那些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一样，我们精神的力量正越来越变得孱弱，缺少生气，缺少自我觅食的能力。”因此，应该建立一种精神的野生领地，在这个领地里思想自由地徜徉，思想者的自由与个性得到充分尊重，如同古希腊的智者时代与中国的春秋时代一样，精神创造不是功利的，而是充满了对人类对社会的关心与思考，充满了驳辩与问难的精神，同时也充满了宽容与理解的气氛。思想者需要回归精神的山林，在这个山林里，思想者将如同那些自由奔跑的野生动物一样，自我觅食，自己寻找精神的营养，而不是被喂养。惟其如此，才能充分享受精神的快乐、创造的快乐。喂养的精神与喂养的野生动物一样，虽然衣食无忧，却没有自然的

* 作者为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



被“饲养”的学者 [孙乐中]

鲜活与生机,没有自然的生动与强健。

海德格尔一直追问是谁把思想弄成了“哲学”,进而把“哲学”弄成了“形而上学”?思想本来是鲜活的、生动的,充满了对具体问题的关切,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思想越来越陷入了技术的、形式的窠臼,成了一堆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名词。哲学究竟是书斋里的玄妙论证,还是生活世界里的具体思考?小圈子里的热闹,掩盖不了疏离生活的贫血与苍白,掩盖不了远离现实的虚弱与无力。哲学的技术化倾向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思想成了一门专业,一个学科,一种职业,成了逻辑推论高头讲章。思想与哲学不同,它应当是鲜活的,具体的,感物而动的。

比起动辄洋洋万言的哲学著作来,我更喜欢网络上那些鲜活的评论文字,我最喜欢阅读的是每一个新闻事件后面那些作为跟帖的评论,它们似乎更能反映思想的丰富性、广阔性,展现思考的多维视角。尽管那些文字很少修饰,有时甚至是粗糙的,但是这些文字背后却跃动着率真与坦诚,这让我们更能体会思想的原始形式。世界有多丰富,思想就有多么丰富。有时候让人诧异,一件相同的事件背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思考角度和思考方法。这是坐在书斋里无论如何也难以想像的。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类文字是即兴的，粗粝的，只能说是精神的粗粮，但由于较少污染，我以为，更应当说是精神的绿色产品，它们不但让人有新鲜的感觉，同时让人产生某种激情，某种力量。

思想家的缺席是理论的又一个悲剧。在技术化的时代，哲学也依靠技术的进步而进入批量的生产，结果，一方面是理论著作数量的激增，另一方面却是思想的匮乏。比如近年来在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诸如弱势群体保护及三农问题上，几乎看不到理论家们的身影，看不到他们对此所做的理论表述。也许有人会说思想家们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但这样的辩解总让人疑心是在为精神的退缩而寻找借口。

那些思想史上的伟人们，其实往往是宁可陷入理论的困境，也不愿回避现实的挑战的。许多思想家让人感动的不是理论体系的完美，而是探索的惊人勇气。孔子的思想就充满了矛盾困惑，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好笑，但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却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这是苏格拉底的格言，也是苏格拉底哲学起点，他一生都在发问：人是什么？智慧是什么？勇敢是什么？美德是什么？而他追问的核心是现实世界里的善是什么，最好的国家是什么？与那些与现实渐行渐远的哲学不同，这些思想家使我们相信，思想永远是具体的思想，理论的追问总是基于现实的土壤的。有时候翻阅五四时期那一代人的著作，常常觉得汗颜。那一时代人的思想那么精彩，我们自以为是创见，其实那些先贤们早已知晓了。即便如陈寅恪、顾颉刚那样的纯然学者，他们的著作里也不全是静穆。

当下学术界经常提到“学术规则”，本来相对于没有规范与训练的学术，强调学术规范，严格学术纪律完全是必要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忘记，真正的学术失范是对问题的漠视，是在精神追求上缺少关怀。如果失去了这些，那么无论我们如何讲究规则，至多也不过是一种高级的智力游戏。谈到学术规范、学术功力，有人喜欢标举清代乾嘉学派，可乾嘉学派的精神除了实事求是的严谨作风外，还有大胆的怀疑精神和经世思想。戴震 10 岁时即敢于打破对于朱子的迷信。他所追求的，也不纯然是书斋里的学问，而说“古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东